

《給阿嬤的情書》的啟示

張頤武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變成了這個「五檔」中國電影的最大「黑馬」，在十多部競逐這個檔期的電影中脫穎而出，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面是網絡上如潮的好評，一面是票房已經過億，這部小成本、新人創作、有很強的地域性的電影，意外地形成了轟動效應。這當然是一個意外，但也是電影發展中引人注目的現象，值得我們思考。

這遠不是一部成熟的電影，也不是一部擁有商業特性的電影。影片可以說是時時露出稚拙的痕跡，也並非能引發高度關注的題材，故事的發展也有一些破綻，也沒有任何人們熟悉的明星。但它確實讓人們被打動，感受到那一份難得的真誠。人們沒有預料到的轟動效應，其實是通過網絡的口碑獲得了觀眾的信任，這部電影是深深植根於潮汕文化之中的，也發行了潮州話和普通話的兩種版本。它把焦點放到了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潮汕人移居東南亞的歷史，展現了親人分離，隔著山海依舊牽念的深沉情感，把地域文化中特有的生活細節、人際關係與家族記憶糅進平淡的敘事裏，讓人有一份難得的觸動。可以說，它找到了電影最本真的那些東西，就是一份真情和來自真實的生活的那一份率真。

這一段由「僑批」引發的故事，僑批是海外的華僑華人的「信款同一」寄回家鄉，報平安和接濟家人的郵件。它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存在了一百年，成為了一種重要的傳統，也是這個電影表現的故事核心。男

主人公鄭木生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東南亞打工，留下了妻子淑柔和三個兒女。他在泰國遇到了華人旅店的主人南枝。淑柔始終能夠收到木生的被稱為「僑批」的信和錢。木生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經意外去世，南枝卻以木生的名義始終堅持著給淑柔寄「僑批」，直到由於誤會失去聯繫。最終在當下，淑柔和南枝兩位老人相見。

這樣一個簡單的故事，也有一些敘事上的破綻，人物的塑造也相對單薄，但這裏的一份深情卻讓人感動。故里和海外的兩條線索交叉，其實給與了這個故事獨特的力量。這裏有潮汕人注重家庭的傳統的呈現，讓我們看到了身在千里之外，卻始終支撐著家庭的那份堅持，木生的生活就是為了承擔這個家的責任；看到了在家裏苦苦堅持，在艱難中撫養孩子的韌性，淑柔就是把一生給與了這個家；有飄零在外的中國人之間的那份感情，那種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真情，讓南枝能在困難中給一個朋友的家庭始終寄送僑批；這裏更有中國人共同的精神情感的展現，在海外的中國人在困難中努力保持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的堅持，這種文化的傳承讓他們在海外獲得精神的激勵和歸屬感。這些內容都讓人看到了中國人在二十世紀的艱難中的努力和堅持。海外的華人走得再遠，還有一份中國的情懷，風箏不斷線，他們和故鄉的親人和山河有一份永遠不會隔斷的情愫。在地的國人也在努力地為這個社會承擔著自己的責任，讓家庭和社會能夠不斷地向前。

一份中國人的情誼，一點平常人的感情，連接起了電影的世界和我們。

這個故事讓我們從一個獨特的「僑批」的角度看到了二十世紀中國人在艱難中的持守和努力。中國人太不容易了，在二十世紀我們承受了這麼多的艱難，始終在爭取著更好的未來。在今天，中國人獲得了歷史的報償，過往的努力和艱難在當下已經收穫許多，還有更廣闊的未來。這些內容本身不需要更多的雕飾，本身就足以打動人心。這部電影在今天打撈了我們的記憶，讓我們在這記憶中看到了自己的來時路，看到了自己過往的歲月裏延綿的內在感情。對家的責任，對同胞的真誠，對自己的約束，讓中國人生生不息地延綿的這些文化基因的展現，讓這一切獲得了一種獨特的價值。過往的這一切是創造今天的中國的歷史的環節，打撈了這些歲月其實也是對於我們精神的慰藉和激勵。

深深植根於潮汕文化中的那份獨特的文化情懷也為電影增加了一個獨特的側面，潮汕的生活樣態，方言的韻味，家族鄰里相處的日常細節，都自然地融在故事裏，沒有刻意的渲染和賣弄，只是讓這些文化因子順著敘事慢慢流淌出來，讓觀眾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地域文化的鮮活生命力。這找到了和觀眾情感共振的連接



▲五月十日，廣東廣州，「百年僑批 光影同行——《給阿嬤的情書》電影道具專題展」展出的僑批道具信等物件，吸引參觀者。

點。全球電影現在都面臨著新的挑戰，新的視聽形態和AI的發展構成了衝擊，觀眾轉移的趨勢在延展。但《給阿嬤的情書》看到了電影只要能夠真誠地對待觀眾，把自身的真實情感展現出來，就能打動人心。它的走紅其實告訴我們，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的電影還會有更多的可能和機會，觀眾從來不會拒絕真誠的表達，只要創作者扎根真實的生活，抓住真實的情感，發現真實的脈動，哪怕有很多的不足，這種對待電影的誠意依然能夠戳中觀眾內心最柔軟的地方，打開一片天地，這或許就是這部影片給當下中國電影的啟示。

七日談

(北京篇)

又是一年槐花香



文化什錦 楊不秋

去年春末夏初的時候回家，正好趕上了槐花上市，於是就幸運地在家吃了幾次槐花。十分滿足，槐花也在心中留下了念想。

前兩天和媽媽聊天的時候，她說今年的槐花已經上市。作為一年只得這一季才能吃到的時令鮮物，價格不菲，不過大家也圖個新鮮。聽她這麼一說，我已經腦補出來：簇新上市的槐花，鮮靈靈又大串大串的，被清早進城來的三五個農戶像小山一樣散堆在地上。走過路過時，還能隱約聞到一陣清香。

和菜販批發來市場售賣的其他蔬菜不同，槐花的花期短，摘下來之後也不方便儲存，所以一般都是由農戶從鄉野間的槐樹上自發採摘，現摘現賣。採盡摘光之後，就只能耐心等待大自然來年的饋贈了。我們家吃槐花的做法主要就兩種：蒸着吃和包餃子。在「萬物皆可蒸」的中原大地，蒸菜自成一系。和其他蔬菜或者野菜一樣，把槐花擇淨、洗淨、瀝乾後，再和炒熟的麵粉充分混合，隔水蒸熟，最後佐以萬能的油醋蒜汁，就大功告成。這種菜非菜、麵非麵的曖昧混沌起初可能會讓味覺有些困惑，但是搭配靈魂蘸汁入口時，槐花特有的甜潤清香，雖不濃厚，卻還是一騎絕塵般地衝將出來，讓人彷彿眼前一亮。

相比蒸槐花，我還是更喜歡吃槐花餃子。作為一名忠實的餃子黨，我吃過的餃子餡也算五花八門，估摸着不下二十來種，可是槐花餡絕對是我心目中穩穩的第一名。無論是搭配豬肉還是蝦仁，槐花的香甜都能很好地平衡中和葷腥之氣，更加烘托出鮮甜清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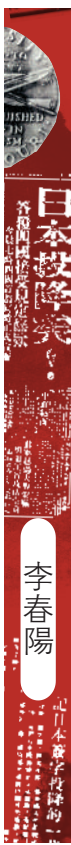
國人最是善於發現美好的食物，以花入食或製香茗佳釀的傳統自古有之。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收錄有十餘種花饌，包括以梅花、菊花、芙蓉、桂花、牡丹、梔子花等製作羹湯佳餚。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更寫盡了豪門貴族的奢華雅食，常見玫瑰、荷花、桂花、菊花、合歡等香花入食。不過，為何不見古人食槐花？

原來，我們現在食用的槐花屬「洋槐」，晚在十九世紀末才引入中國，後才在全國推廣種植，中原尤多。而中國的槐樹品種是「國槐」，花期在仲夏，花味苦，可入藥卻不入食。

小小一枚槐花，姿態甚是嬌柔脆弱，香味亦是清清淡淡不張揚。想不到其香味卻如此有韌性，無論是經過高溫蒸煮，還是被油葷環繞包裹，那味甜香總是不管不顧又獨樹一幟地綻放，留存一縷怡人的清爽。這大概也是一種無聲的傲嬌。

大公報人物志

李春陽



吳鼎昌，字達詮，生於一八八四年，祖籍浙江吳興。一九〇三年考取四川官費留學日本，學習經濟。一九一〇年歸國後參加「廷試」，被授予商科進士。民國政府成立，曾出任中國銀行總理、天津造幣廠監督，後任鹽業銀行總經理和四行儲蓄會主任以及金城銀行董事。從此吳鼎昌「腳踏兩隻船，政壇商場兩不誤」，一九一九年擔任南北和議的北方代表，段祺瑞政府的財政次長，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戰爭爆發段祺瑞下野後被免職，退出政界。

英敏之的《大公報》早期出資人在柴天龍而外，還有王邵隆。有一段時期，王邵隆對於英敏之的支持甚至超過柴天龍。後來柴天龍退出，王邵隆買下了《大公報》的全部股份，王邵隆曾請胡政之擔任該報經理兼總編輯。直皖戰爭，段祺瑞敗北，王邵隆被指控為「安福十大禍首」，遭到吳佩孚通緝，逃亡日本，一九二三年九月關東大地震，王邵隆死於橫濱。其子王景杭接管《大公報》，經營不善，致《大公報》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停刊。一九二六年駐居天津的張季鸞和經營《國聞周報》的胡政之，每日經過停業的《大公報》館，看到大門緊閉的蕭條景象，想起來此時擔任鹽業銀行總經理的吳鼎昌，他們是留學日本的舊交，三個人一拍即合，決定由吳鼎昌出資五萬元買下《大公報》資產和招牌，三個人合力辦一份像樣的報紙。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新記《大公報》在天津問世，他們高調宣傳自己辦報「四不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

吳鼎昌



▲吳鼎昌。

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不以言論做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不言，則是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

吳鼎昌白天在鹽業銀行上班，晚上八點一定趕去報社。他與胡政之、張季鸞談論時局，交換意見，研究「社評」的寫作，經濟方面的文字許多由他親自撰寫。午夜十二點以後，三人常常與報業同人一起吃夜宵。他們三人用了四年多時間，把一份倒閉的報紙辦成了中國最好的報紙。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發行一萬期，發行量增至五萬多份，恰逢吳鼎昌四十八歲生日，他寫了一首七絕：「已過光陰不計年，無端文字著因

緣。今朝正是予初度，一紙題籤滿十千。」張季鸞曾說「達詮於新聞事業，見解獨卓，興趣亦厚，以為須有獨立資本，集中人才，全力為之，方可成功。」徐鑄成在回憶錄中說他「這種放手讓合作者發揮其所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氣魄，可能是他的事業能作出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報紙的成功，為吳鼎昌重返政壇鋪平了道路。一九三五年他辭去《大公報》社長和董事長職務，但他仍然是《大公報》最大的股東，是名副其實的後台老闆。他先後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貴州省政府主席、南京國民政府文官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職。主政貴州七年，他大力發展經濟，開發人力，並革新縣政，對於鞏固後方支持抗戰做出了很大貢獻。曹聚仁評價他「其人品與才學，都和司馬光相近。」姜超岳言其「為人之風度，處事之魄力，見解之卓越，深感非常人所可及」。

吳鼎昌自述有三大志向：一是辦一張報紙，二是辦一個儲蓄會，三是建一家大飯店。他逐一實現了自己的抱負。一九三四年他在領導「北四行」期間，籌措資金在上海南京西路建成了八十多米高二十四層的上海國際飯店，是當時亞洲的最高建築，有「遠東第一高樓」之譽。

吳鼎昌一九五〇年病逝於香港，陳紀濤評其「一身事功無窮，從金融、經濟、實業，一至省主席、文官長、秘書長，都有卓越貢獻，足資後人景仰。他應是民國以來成功而最顯赫的金融家與政治家之一。」「若以影響後代深遠論，則仍以發起與扶植《大公報》為最著。」

在同一片土地上



客居人語 姚船

晚飯後，趁天氣和暖，金黃色的夕陽仍斜掛在屋頂、樹梢，我們出去散步。

鄰居小女孩和他弟弟也剛好出來玩。他們一家租住在地下室。兩幢房子只相隔二三米，碰面時距離很近，平時大家揮揮手打招呼，不像大人之間互相開口問候。但這一次，她突然隨嘴說了一句：「食咗飯未？」

我有點驚訝，八九歲的小孩，怎麼會用這樣的口吻與人「客套」？轉念一想，她常與媽媽一起外出，而大人常用這句話打招呼，她聽慣了，也學着「禮貌」一番吧。

我們住的這條小街不長，門牌只有九十多號。但因交通方便，走出小街就是大路，有深夜巴士，所以有的房屋除了自住，也兼容租客，頗受新移民，尤其是留學生青睞。居民各族裔都有，黃皮膚的華裔較多，還有白人和其他族裔。

一年中有超過一半時間氣候寒冷，大家出門開車，少見面，更談不上打招呼。只有到了夏天傍晚，有鄰居出來散步，在門口相遇，才笑着揮揮手打招呼，間中閒聊幾句。

炎黃大地是禮儀之邦，華人傳統上都

注重禮貌，不管在異國他鄉，是誠意或客套，見面必打招呼。「您好！」「天氣好，出來散步？」如是上午，則說「去飲茶？」至於問「食咗飯未？」倒是新移民常用。如果身邊帶着會說話的小孩，還會教導他們，叫「叔叔」「阿姨」，或「公公」「婆婆」。一聲稱呼，皆大愉悅。

碰到認識的西人，大家相互用英語問候，語句也不同。「哈囉！」「你好嗎？」「很高興見到你。」西人對於身邊的小孩，很多時候也只教導他們向對方說「嗨！」少用輩分稱呼。

也許是傳統習慣，華人對輩分十分重視，表達務必明確，這一點與西人大不相同。有位朋友，多次對我們抱怨，外孫的中文名最後一個字，與已離世外公名字最後一個字相同。她耿耿於懷，說如果外孫出生時，她在加拿大，絕不同意他們這樣做。

我們曾勸慰她，女兒十幾歲來這裏讀書，畢業後留下來工作，結婚生小孩，受西方習俗影響，對傳統中華文化未必完全了解。何況這裏的孩子，使用的是英文名字，父母給起一個中文名，主要讓他們記

住，自己的根在哪裏。

在西方社會，白人後代把祖輩的名字拿來已用是常見的事。對熟悉的人，大人小孩之間互動，往往只叫名字，或是「哈囉」或「嗨」一聲，並沒有犯上或違和感。延伸到職場，對上司也然，客氣時加上「先生」、「女士」、「小姐」，不會把「董事長」、「局長」、「主任」等職稱掛在嘴邊，顯得更隨和，似乎也拉近了上下級的關係。這，與華人在原居地有很大區別。

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傳統文化和習俗不同，從普通的問候和稱呼可見一斑。不過，這並不影響鄰里之間的和睦相處。大家遠涉重洋來到這裏，都為着一個相同目標，尋求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夏天來到，天氣和暖，傍晚時分，街道兩邊又開始熱鬧起來，大人的談笑，孩子們的歡聲，伴隨着落日的餘暉，在空氣中瀰漫。

平凡的小街，有如屋前小小的花園，紅、黃、白各色花兒，各自展現或大或小的身姿，默默地生長，匯成一片可人的園地。



銀練垂翠谷



市井萬象

初夏時節，雲南紅河州金平縣的瀑布群逐漸進入最佳觀賞期。眾多瀑布如銀練垂落，在翠綠山巒間構成一幅幅靈動畫卷。

新華社